

净湖水如月

张海红画作

编者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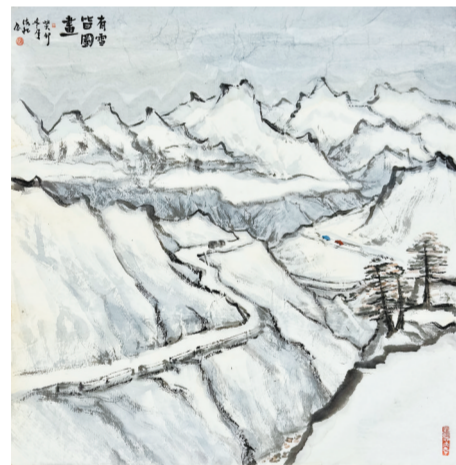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青海画院副院长、青海省西宁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张海红生活在青海高原,对高原雪山的感悟和热爱,促使他常年高原雪山上进行写生,并创造了大量的高原雪山山水画。这也让他对高原雪山的山水画创作有了很深的认识和研究,尤其是在雪域山水画意境符号的语言研究上有了自己独到的体悟。本期“文化”特刊刊发张海红的文章,带领读者一起探究高原雪域山水画的魅力。

张浩红

用文化自信创造雪域山水画的意境符号

中国山水画经唐代变革,到宋代又一次成为里程碑式的开端。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艺术最繁荣的朝代之一,在以地域为主导风格的前提下,在大自然最本源的地理因素影响到决定性作用下,自然山川面貌本身就具有了特定的精神趋向,画家以造化为师,山水画的风貌很自然地就反射出了地域的精神面貌,南北的审美观念和画法也在宋代山水中形成了各自的风格和特点。当今山水画发展面临着诸多的难题,也预示着诸多可供选择的机遇。

中国是多山之国,地势西高东低。就海拔而言,平均三千米以上的地区占大多数,这里雪山巍峨、江河纵横、湖泊如星,以西部青藏高原为中心的雪域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万山之宗”“江河之源”。由于奇特的地质变化和神秘的雪域文化,形成了其独特的雪域高原景观,也形成了以雪域文化为主的高原文化体系。随着科技发展和人类的进步,这里神秘的面纱被逐渐揭开,向世人展示出了其雄浑苍莽、博大神奇、深沉肃穆、浩渺无垠的大景观。这对于新时代“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立足中国大地,讲好中国故事,塑造更多为世界所认知的中华文化形象,努力展示一个生动立体的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谱写新篇章”提供了最佳环境,也给新时代山水画家从自然面貌和人文精神,从艺术观念到表现技巧上提供了一种特殊的艺术取向,又为山水画家提供了一种展示才华,追求表现雪域高原山水艺术意境大气象、大境界的理想天地。



有雪皆图画

张海红画作



暖春回家

张海红画作

感悟雪域自然 用文化自信寻找雪域山水画意境符号

“中华大地,无山不美,无水不秀”(黄宾虹著《虹庐画谈》),雪域自然气势雄伟,千里群山,层峦叠嶂,众多山脉,竞相峥嵘,构成了自然美、博大美、雄浑美的独特境界,这是一种慑人魂魄的气势,使人真正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由于雪域自然独特的地理、地貌,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地域面貌和中国历代山水景观的意境符号。雪山、河流、草原、湿地、沙漠和人文构成了其奇特的自然景观,成为山水画家创造雪域自然景观意境符号的依据,同时也给山水画家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景观符号和审美境界。而这些自然景观带给画家的是由特殊的点、线、面、色的节奏韵律和中国画笔墨以及各种肌理材料构成的景观意境符号。如何去发现创造这一景观的意境符号?首先要有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其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中国山水画悠久的历史,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对世界认识中国形象,增进人民的文化自信,重构新时代中国山水画具有无可比拟的意义。

理解文化自信,用心感悟自然物象,每个人的收获是完全不同的。山水画家在广泛接触自然景观,通过对山水的审美静观体验后,寻找自己的“母亲”,即与自己艺术生命相连的那方水土,并以全部心血和真情投入“母

亲”的怀抱。由于画家心灵个性、学识、修养、阅历等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审美情趣和境界,而画家对自然景观的感受越不同,所创造出来的意境符号也就愈加独特。雪域自然特有的景观会使山水画家萌发出特有的审美观念,这种观念使画家产生出许许多多的意境符号,用心了解自然、认识自然、感悟自然,要求山水画家做到至真。山水画家在感悟自然至真,表现物我二真的同时,自然也不断地改变着山水画家。山水画家深入自然、感悟自然,表现自然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主客体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而这种关系越和谐,山水画作品质量就会越高,因为山水画的灵魂和山水艺术精神的构建源于心有所得。用文化自信感悟雪域高原的自然万象,将山水客观自然中的“蒙养和生活”与主观相结合,通过“神与物游”“心物交融”,掌握“一画”之统一性,做到“借笔墨以写天地万物而陶泳于我也”(朱良志著《石涛研究》)。

认知雪域自然 用创造性转化发现雪域山水画意境符号

中国山水画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屹立在人类精神文明的家园中,它是我们传承中华文脉,增强文化自信,走向复兴的精神源泉和精神动力之一。千余年来,中国山水艺术之所以经久不衰,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创造性转化。人类最重要的智慧是创造,一个山水画家如失去了创造,就失去了最本质的东西。今之山水画大多数是按部就班地画自己习惯性的东西,没有创新意识,而中国山水画的审美一定要在文化层面、心灵层面、精神层面上,而不是在生理层面。山水画家最终的问题在审美层面。在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中,山水画家要有理性思维,这样感性思维才能有高度,用理性思维来指导自己的高度,在执行过程中发挥自己的感性思维,两者相辅相成。应当看到,艺术上的每一次进步都是由山水画家观念的进步而带来的,不是技术水平带来的,技术水平只能带来技术上的变化,而观念的更新不仅是技术上的更新,更是整个艺术状态的变化。改变观念使山水画艺术符号发生变化,指导创作并跟随时代,对新时代山水画而言,是山水画家思维筛选后通过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而得出的景观意



梦寻桃园

张海红画作

境符号的全部。这条道路的探索无疑是艰辛、寂寞而漫长的。

探索雪域自然 用创新性发展表现雪域山水画意境符号

中国山水画的内在美,笔墨承载着山水画家的修养,承载着传统历史文化和中国人的审美标准。山水画家同雪域自然对话,通过笔墨传递思想,又把自然对山水画家的这种精神感召呈现到作品里,这样的作品才真正具有价值,而笔墨在这里扮演的是载体也是道,这是中国山水画的特点。山水画作为表现人类空间意识与精神空间的一种形式,是反映山水画家自我文化意识和精神风貌的一种手段,对当下山水画进行“创新性发展”是反映时代的需要,山水画家应在对雪域自然景观感悟认知的基础上,应用具有创新性的笔墨符号和具有时代审美特征的自然形象的选择,赋予画面以奇特的精神蕴涵和时代意境。李可染大师反复强调:“意境是山水画的灵魂,没有意境或者意境不鲜明,绝对画不出好的山水画。”纵观中国山水画的历史长卷,不难发现,不论写意、青绿、浅绛山水,不论表现技法如何,都是画家在用心感悟自然的基础上,通过画家大脑思维后创新性地再现于纸上或其他媒介上,这种景观意境是画家多年感悟同自然撞击的火花,所创作的作品绝不同于对自然的模仿和罗列,而是画家内心精神的写照。

从古至今,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都是从人的本位出发,艺术的表现亦不例外。山水画家由于受到中国历代文学家歌颂自然的影响,加上老庄哲学思想的启发,对待自然是站在一个欣赏者和参与者的角度,“道法自然”与之和谐相处,融为一体,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境界更加体现了当今人与自然的相互和谐、绿色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客观世界更多的美往往是隐藏的,又是无限丰富的。在探索和创造雪域山水画意境符号的过程中,就要我们探索者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原则与时代同行,发扬开拓创新精神,“在墨海中立定精神,笔锋下决出生活,尺幅上换上毛骨,混沌里放出光明”(章宏伟译《苦瓜和尚语录》),将中国山水艺术推向一个更高的高峰。

马亚琼

浅议马占山的歌曲创作

马占山是我省土族音乐创作和研究领域的代表性人物。他的作品深植于青海高原这片广袤的沃土,流淌着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格。

马占山的音乐研究之路源于20世纪70年代,从最初的《战地打夯歌》发表于《战地新歌》,到《美丽的土族阿姑》《龙王山下放牛羊》等代表性作品陆续发表,如今已有半个世纪了。多年来,他从未停下音乐研究之路,多部作品及研究成果先后发表在《战地新歌》《音乐周报》《牧笛》《雪莲歌声》《群文天地》《音乐天地》《歌曲》《黄河之声》等省内外音乐期刊,成果傲人。

抒情是音乐的功能之一,是让作品情感丰富、色彩多样、感情升华的重要武器。马占山的歌曲具有很强的抒情性,时而悠扬深邃,时而振奋人心,时而轻柔细腻,时而豪迈奔放。

不管是哪种风格,他总能找到最合适的切入点,恰当地展开,以小见大。如他重新谱曲的吐谷浑古歌《阿干之歌》,其旋律悠长婉转,意境深远,抒发了亲人之间的思念之情,很好地表达了怀念之情。

创作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马占山的作品极富艺术特色,这种特色来源于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和体验,来源于他深厚的文化和情感积淀,来源于他对艺术的执着追求。音乐是时代与情感的结合,作曲家创作时要充分展现老百姓的情感需要,准确把握音乐的表现形式与手段,这样的作品才有真情实感,才能打动老百姓。互助土族自治县拥有全国最大的青稞酒厂,被誉为“青稞酒之源”。生活在这里的人民爱喝酒,也特别注重礼节。土族人的生活,离不开青稞美酒,也离不开与酒一样醇厚、甘甜的音乐。马占山创作的《三

杯青稞美酒》《青稞美酒献神州》等歌曲便很好地反映和表达了土族人民的酒文化及民俗民情,很好地迎合了广大土族人民的审美情趣,因此深受群众喜爱。

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源远流长,马占山创作的歌曲具有浓郁的民族性特征。无论是20世纪90年代后的歌曲《清清爽爽的大通河》《经堂里的妈妈》《走进门源城》《清清浩门河》,还是近几年创作的《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叫平安》《磨尔沟恋歌》《卓拉滩的娜仁花》等,这些作品都源于生活、源于人民,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马占山在长期的田野工作中,曾记录过数百首民歌,同时也改编过不少民歌。如《唐德格玛》《拉仁布与吉门索》《兴马罗》等。这些作品旋律柔和轻快、抑扬动听,有着浓郁的民族风格和地域特点。又比如歌曲《柴达木

之恋》《吉祥青海》等作品旋律高亢悠扬、荡气回肠,又带着西部民歌的传统特色,表现出了西部人的豪迈热情。这些作品在西部地区广为流传,尤其在土族人民群众中颇具影响。特别是2016年,马占山知晓习近平总书记到互助土族自治县班彦村视察后,用西北花儿的音乐元素动情地写下了《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歌词感情真挚,旋律优美动人,群众更是喜闻乐见。

马占山不同时期的声乐作品具有不同的风格和特征,他不仅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还加入了很多自己情感积累的体验,从很多作品中都可以看到马占山创作歌曲的精巧细腻以及独特的创作方法和情感基调。其歌曲旋律的走向也非常顺畅优美,步步递进,为歌者完整地表现歌曲意境和内涵打下了基础。

人的一生总会有喜怒哀乐、酸甜苦辣要抒发,但终究要舍去杯水风波、一己之欢;人的一生总会有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事情要做,但终究有一件为之呕心沥血,奋斗不已。在青海大剧院倾情演绎的“琴音倾城绕长风——中国风格钢琴作品音乐会”就是苍海平对人生理想与艺术追求的圆满阐释。

在青海音乐界可以说不知道苍海平的人可能少之又少。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人格魅力,而是他对音乐的执着与热爱。对青海音乐的痴迷和眷恋,是因为一个音乐工作者坚定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和努力讲好青海故事、中国故事,传播时代声音的使命与担当。

生活中的苍海平,一袭休闲的服饰,一份淡定的从容。随意而不拘浮夸;儒雅而不失豪爽;严谨而不失幽默。对生活的热爱,对艺术的追求,酣畅淋漓的表现在他的音乐创作中。这次中国风格钢琴作品音乐会集中展现了他一心耕耘、潜心创作、精心打磨、用心奉献的人生愿望和艺术追求,是他智慧与才情、音乐素养与审美理想的具象化、实践化的具体表现。

音乐会上下两个半场。其中上半场由“青海风情”5首作品、“音诗四首”“节日欢歌”1首和变奏曲《新年好》四个小节组成。下半场由“青藏高原素描”“中国组曲”“叙事曲《方四娘》”“抒情圆舞曲”四个小节组成。

上下两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交相辉映。在“青海风情”中作曲家汲取了青海汉族、藏族、土族、撒拉族、蒙古族中的典型音乐进行了二次创作。作者突破传统音乐的壁垒,将丰富的民族民间元素有机融入时代节奏。一方面使听者在欢快、轻松、优美的曲调中实现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升级转化,充分调动听者内心的渴望与希冀,使其随着音乐的游艺,骑着思乡的野马,奔腾驰骋在故乡高原。另一方面,表现出作者对另一故土的热爱与钟情。在这里,作曲家把自己对传统音乐、民族民风的认知、理解灌注其中,以丰富多样的艺术技巧、酣畅淋漓的表达,颂扬了青海之美、高原之魅。

与之前呼应的则是下半场的“青藏高原素描”。作曲家精心选取了沙、云、秋叶和冬雪4个物象。很多人会觉得这四种物象并不具备青海高原的特征。其实,作曲家的本意并不是要像美术一样描摹具体的事物,而是借助事物的本质特征,写意的手法表现生命之可贵,生命力之坚韧,美好之崇高。表达作曲家对青藏高原深深的眷恋和敬意,是青藏高原的一首写意歌。

而“音诗四首”中的《感谢》《热爱生命》更是作曲家对人生、对艺术追求的直接表达。也是对家人、故土、社会、国家回报的拳拳之心。汪国真在《感谢》中写道:“让我怎样感谢你/当我走向你的时候/我原想收获一缕春风/你却给了我整个春天……”对一个艺术家来讲,若没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怎能创作出温润心灵、启迪心智、激发想象,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优秀作品。好的作品,源自对人民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对生命的尊重。热爱生命意味着风雨兼程、坚定不移拼搏奋斗。也正是如此,无论是《一棵开花的树》《方四娘》,还是《大海啊,故乡》《新年好》,美好总是在希冀中,在路上,我们总是要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让人们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中国组曲”的演奏,让我们看到了作曲家高度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有听众这样说:“接地气的、多彩并融的、低调又奢华的中国风格钢琴音乐会。多民族元素、青海风情、雪域气息、中国组合”,还有听众这样说:“这些作品具有中国独有的、包含青海不同民族历史文化特质的钢琴音乐作品,诠释了中华民族深沉的精神追求和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确,不仅仅是“中国组合”,就整个音乐会而言,从作者自身创作的选择点、切入点到演奏者以及在场的不同民族民众的兴奋点,无一不感受到中华民族包容百川的胸怀和各族人民生死与共的民族精神,表现出中华民族勇于开拓,致力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信念与和谐发展的信心决心。

虽然音乐会已经结束,但余音绕梁。我们相信一个热爱生活,尊重生命,执着于人民艺术事业的人必将为青海的文艺事业作出新的贡献,必将有更多的中国故事,青海好声音,展现在中国舞台,走向世界。

贾一心

人生与艺术的阐释